

1607

衛輝文史資料

第五輯

政协河南省卫辉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卫辉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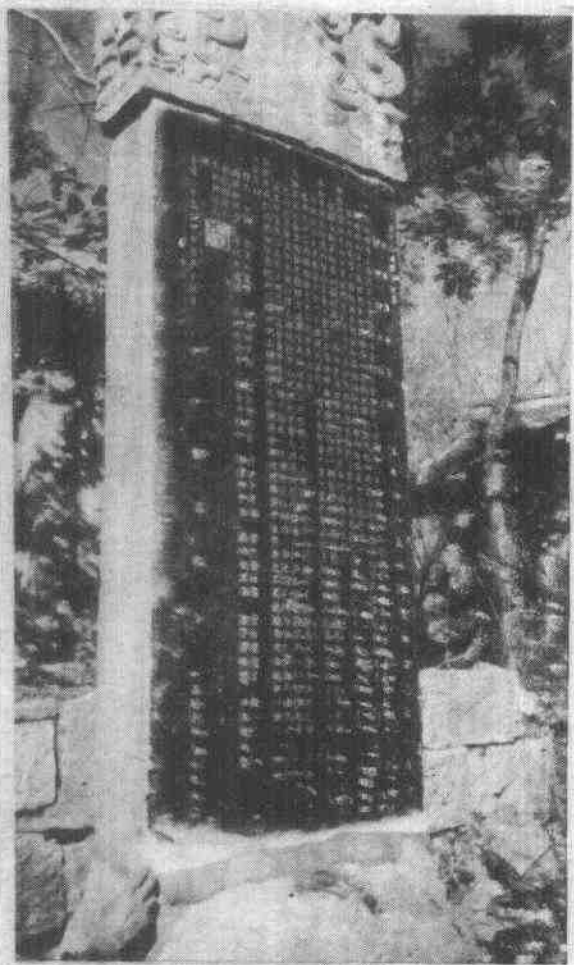
政协河南省卫辉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2675/43

封面图案说明

本辑封面图案，为《水陆攻战纹鉴》上的纹饰（局部）。此《鉴》是1935年在我市山彪镇战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鉴》上铸有各种人物共41组，286人，战恣千态，有持剑、张弓、持盾、执矛，有仰攻、驰登、举梯、推轮、击鼓、犒赏，有旗、箭、戈、戟、车、船、鱼、舟等，是我国二千三百年前的一幅水陆战斗写实图，制作极其精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当时政治、军事及社会生产、艺术发展的宝贵实物。



《重建白池禅寺记赞》碑

目 录

- 我被劫往日本做劳工.....
..... 梁功甫口述 梁东成整理(1)
- 日寇蹂躏下的芳兰村... 李志清 陈芬先(7)
- 对日寇暴行的控诉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郑州亲历记
..... 郑伯铭(10)
- 我父李德林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段冒险
经历..... 李忠口述 杨春来整理(14)
- 毋忘国耻 爱我中华..... 张文彬(20)
- 皮定钧在豫北..... 何宪景(24)
- 中共卫辉中心县委书记宋光明.....
..... 李志清(32)
- 李泉来同志在汲县工作时二三事.....
..... 李荣庭(36)
- 苦熬没有头 苦干有奔头
——记全国百名好公仆之一,中共卫辉市委副书记
兼唐庄乡党委书记吴金印 郭胜霞(44)

刘万恭烈士在四连叛变事件前后.....

..... 冯万民(59)

烈士侯方森与四县边办卫河渡口联络站.....

..... 周书淮(64)

冯玉祥第二次主豫时的“施政碑”.....

..... 刘仰洲(69)

卫辉篮球史话..... 王胜昆(72)

汲县第一个乌兰牧骑宣传队..... 李文秀(76)

卫辉市举办殷太师比干诞辰 3085 周年

纪念会追记..... 陈景秋(80)

卫辉苍峪山 林姓发祥地..... 陈景秋(86)

姜太公故里在卫辉太公泉..... 李志清(89)

金代产生于卫辉的太一教 侯向众(100)

卫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白池寺及三通

石碑考记 董鹏运(108)

我被劫往日本做劳工

梁功甫 口述 梁东成 整理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胜利 50 年了。想起 50 年前的 8 月 15 日在日本新潟的码头上，我们中国劳工听到广播里传出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那个激动情形还历历在目。

我是 1942 年秋季从卫辉西北山上去东乡路过甘庄时被日本兵抓去的。当时我们全家躲战乱逃到了池山，因事父亲叫我下山去东乡一趟。谁知刚进甘庄就遇上扫荡的日本兵，我一见扭头就往回跑，不料迎面又来了一股日本兵，结果我和一群去赶集的人都被堵在一条丈把深的路沟里。日本兵把我们逐个打量，挑中的人都被用铁丝捆住一条腿，有几个瘦弱的汉子被推到另一边，那年我才 18 岁，正长得膀大腰圆，自然被挑中了。人群分为两队以后，有个日本曹长问他们的小队长对那五个瘦弱的汉子怎么办，那小队长说了句：“劳工的不行，统

统死了死了的，肝子的拿去。”登时，那五个汉子就躺倒在血泊之中，五颗还在跳动着的、鲜血淋淋的围心就从他们胸前的“T”字刀口里被掏出来。我们这才知道日本兵是在抓劳工。

自抓去没让吃一点东西，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被押上一节铁闷子火本，车不大，但一节车整整挤进去130个人，象塞鱼似的。开始，后边的几十个人看看挤不上去，日本兵在后边喊：“他们的若是上不去，统统死了死了的。”结果前边的人又拼命往里挤，为的是给后边的弟兄们找一丝生路。最后几个实在挤不上了，里面的人站得都象贴饼子似的，只好让他们上到人身上，轮流踏住下面的人的肩膀。外面的日本兵哈哈大笑，但里面的中国人都是泪流满面，亡国奴的滋味真不好受！

铁闷子车“咣当咣当”开了一天才到了济南，到下车点名时才发觉，上去130个人，下来的只有127个，有3个弟兄身板僵硬，早已作了他乡的游鬼冤魂。济南是个大地方，有好多劳工集中营，我们住的好象在城东北。集中营里配给的吃食，是豆饼、树皮、高粱等多种东西制成的混合面，配给的数量又少得可怜，早上

饭是混合面汤，中午、晚上是每个劳工两个窝窝头。在那儿住了3个月，劳工死了不少，每天早上都用大粪车往外拉死尸。有的早上还有口气，日本兵也让拖出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姓李的劳工，受凉拉了几天肚子，放风时往外走的稍慢一点，日本看守就抡鞭劈头盖脑地抽了起来。那个劳工被打急了禁不住骂了一句，一个日本兵上去就把刺刀戳在他嘴里搅了几下，只见他满嘴是血，痛得在地上直打滚，几个日本看守上来，象扔口袋似的把他扔到了大粪车上，押着车送进了万人坑。我们那批劳工进来时127个，到3个月后再从青岛上船往日本走时已经不足100人了。

船到日本大坂，坐火车经东京到了新泻。新泻是个海港，据说有好几个集中营，我们所在的那个离海不远，有近800名中国劳工每天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下，负责装卸火车、轮船。严冬季节，劳工们只有麻袋、水泥袋裹身御寒，吃着非人吃的食物。早饭是橡子面汤，中午、晚饭是每人两个橡子面窝头，喝的是蒸馒头水，每人每顿一根咸菜。我们不仅吃不饱，大多数人了还腹泻。天公也不作美，天气多变，一

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暴日烘烤。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劳动却十分繁重。早饭吃不完，日本工头就来催人干活，每天干活达12到16小时，有时还一直干个通宵，常常有身体弱的劳工顶不下来，在上下船板时连人带扛的包掉到海里。一个小组20个人，就有一、两个如狼似虎的监工盯着，稍有不慎，就遭到监工们的毒打。我们小组在那儿呆了两年多，就有4个劳工是活活被监工用鞭子打死的。新泻那地方，冬天雪下得很大，院子里经常能有五、六尺深的雪，日本监工每天催劳工干活，但从不让劳工们把雪运走，所以出来进去都得上下好高的雪坡。雪坡很滑，稍有不慎便会跌跤。俺组的一个劳工，岁数大些，又正犯病，收工回来最后一个走到雪坡顶，几个日本宪兵互相挤挤眼，故意在他将下雪坡时在他身后一齐大喝一声：“死了死了的！”把他吓得浑身一颤，从雪坡上摔了下来，摔折了腰，躺在那里再也站不起来了。日本人却在雪坡上手舞足蹈。几个大胆的劳工把他抬了进来，当天夜里他就发高烧，说胡话。第二天，日本工头来领劳工干活时，一个日本监工假惺惺地让他留在工棚，说待会儿

叫医生来给他看看。可是，当我们中午回来，他已经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日本人见他不能干活，半晌就把他拖出去扔进了雪坑。还有分在俺组的一个新乡县籍劳工也是被冻死的。新泻那地方公路两边的沟极深，大部分有一丈多，一下雪，路面和沟沿一样平，人一掉进去就甭想出来。那人是条硬汉子，好跟日本人顶，可他身高力气大，干活一人顶俩，监工们也抓不到他的把柄。那次收工他走在劳工队伍最后，猛然听见身后声音不对头，忙回头一看，见当天才新来的那个日本监工开着三轮摩托直朝他撞来，他左躲右闪，一不小心就滑进了路沟。那个日本监工哈哈大笑。劳工们要去救，那个日本监工伸手掏出了哨子，刹时，十几把刺刀朝劳工们逼上来，劳工们只好后逼，那个劳工就活活被冻死在雪沟里。

全国沦陷区的 20 多万人被抓到日本做苦工，仅是日寇侵华战争中无数罪行中的一种，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先遣队进入日本，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我们被送回祖国，回来时只剩下 8 万来人。我在被抓到日本新泻的两年多里，亲眼看到很多人被摧残，劳

累至死，有的还被杀害。同去的近800名卫辉劳工，仅剩下320来人，我所在的那个小组20人，只回来8个。

过去50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日本有些人还不想承认当年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今年71岁了，前几年全卫辉曾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还有8个人，近年又故去了几个，估计没几个人了。但我时常告诫我的几个儿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国强民富。我们要牢牢记住历史的教训，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本文根据市第二运输公司退休老工人梁功甫口述，由本会文史研究员梁东成整理。

日寇蹂躏下的芳兰村

李志清 陈芬先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 52 军在军长万福林的率领下，驻扎在芳兰村，在村西修筑工事，以抵御日寇的侵犯。

1938 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凌晨，春节的礼花刚刚散去不久，元宵佳节的彩灯还在闪亮，欢腾一宵的村民还蜷缩在被窝里做着甜丝丝的美梦，他们殊不知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

沾满口头村人民鲜血的日寇强盗，正从黄山、北关村杀气腾腾向芳兰村扑来。

这天，雾气很大，对面都看不清人。村民周仁起早去东地拾粪，看见日本兵正在村周围修筑工事，周仁一看不好，扭头便跑，喊叫着：“老毛子来啦！老毛子来啦……”接着，鬼子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静寂。随后是纷乱的脚步声和歇斯底里的吼叫，顿时鸡飞、犬吠乱作一团。

驻守在芳兰的国民党部队与日寇接火，双方展开了激烈枪战。因雾大，国民党部队失利，双方损失惨重，尸体横卧街中。杀红了眼的日

寇打败了国民党部队后，更是猖狂。在王冲口小密里隐藏的七个村民，被日寇发现后打死四人，在街上打死村民红妞（乳名）、四少（举人的四子）等人。这次日寇扫荡，在芳兰村打死打伤299人（含国民党52军官兵）。最后，日本兵挨门挨户钻，奸污妇女54人。日寇惨无人道，腥风血雨，使得芳兰村家家哭啼，户户悲凄。事后他们把摘下来的门运到芳兰北边的牛爻村，然后放火，把日本兵死尸和他们的重伤员一齐扔到熊熊大火里焚烧。

1939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寇再次进驻芳兰村。他们如同禽兽，恶贯满盈。他们驻扎在村内的“举人”家大楼里，长达四年之久。日寇站在“举人”楼上眺望，见地里有人在工作或走路，他们就当靶子射击。日本兵在郎疙埝、付疙埝强拆民房350多间，挖壕沟，把砍伐的树枝搁置四周，作为围墙。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田无法耕种，被抓去作民夫。

日本强盗进村后，学校被迫解散。后来，由村民崔明元经过说和，再次在景小六楼上办学。学《百家姓》和日本编选的教材，还学日语。

1943年秋初，日寇撤离芳兰村，回到了汲

县城。日军前脚走，皇协军后脚就到。芳兰周围是林立的炮楼，俨然一派萧索景象。

50多年过去了，但日寇强盗在芳兰村犯下的滔天罪行，人民永远铭刻心头。岁月虽流逝，仇恨实难平。

本文资料出自《太公泉乡志》及当时目睹现场的芳兰村残废军人崔树兴介绍。



对日寇暴行的控诉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郑州亲历记

郑伯铭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回忆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和十数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扫射的惨痛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特别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郑州所遇到的危险情景，永生难忘。现在写出来，作为我对日本军国主义血腥暴行的控诉。

1936年夏，我小学毕业，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中学，改上私塾。一年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数月，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很快踏遍了华北大地，占领了豫北重要城市安阳。父亲为了摆脱家庭经济困难和免遭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后的危害，送我到郑州二马路顺兴旅馆当“茶房”（现在叫服务员）。顺兴旅馆座落在二马路的路西，平汉铁路以东，距当时的火车站100米左右（在今郑州火车站出站口附近），是个两层转楼式的建筑，三层是平台。楼后约

五米处就是铁路的道轨。

1937年冬季，日本军的侦察机不时飞临上空，很多人昂首观看。地面高射炮对空射击，同时两颗炮弹，双双升空，敌机置若罔闻。一般人心灵上，还认为稀罕而有趣。并有人说，一马路有日本的领事馆（据说是才设立不久，不知有无日本人），日本飞机不会来郑州轰炸。

1938年春节过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攻占整个豫北的战役，形势骤然紧张。从豫北逃难的人们，大批涌入郑州。元宵节前一天，从豫北开来了最后一列火车，黄河铁桥封闭不通。就在这一天的上午，警报声还来停止，鬼子的轰炸机已经飞临郑州上空。人们还未数清多少架飞机，呼啸而下的炸弹，接连不断地投掷下来。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高射炮射击声，房屋倒塌声，人们哭叫声，顿时响成一片，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了。有些人从震耳欲聋的响声中清醒过来，想到了向北越过铁路道口再向西往蜜蜂庄一带逃跑躲避。可哪里还来得及，并且执勤的宪兵、警察，很负责任地命令跑到街上的人，不准前进，就地卧倒，不准从门里往街上跑，并威胁说，谁跑就打死谁。我们旅馆内